



青年学者文丛



The Sense of Community
in Margaret Drabble's *The Radiant Trilogy*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 “光辉灿烂”三部曲中的社群意识研究

孙艳萍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青年学者文丛

The Sense of Community
in Margaret Drabble's *The Radiant Trilogy*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
“光辉灿烂”三部曲中的社群意识研究

孙艳萍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光辉灿烂”三部曲中的社群意识研究 / 孙艳萍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308-13731-7

I. ①玛… II. ①孙… III. ①德拉布尔, M. —文学研究 IV. ①I56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3107 号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光辉灿烂”三部曲中的社群意识研究

孙艳萍 著

策划编辑 张 琛
责任编辑 陈佩钰(yukin_chen@hotmail.com)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960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3731-7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tmall.com>



浙大人文青年学者文丛

总 序

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部策划的《浙大人文青年学者文丛》与读者见面了，这实在是一件特别值得庆贺的事。

值此庆贺之机，不揣粗陋，说一点与当下人文学科的境遇与发展相关的感想，与本《文丛》的笔者和读者朋友们交流求教。

关于人文及人文学科内容的表述，中国和西方虽有不同，但其意蕴与精神，两者的看法则大体相同。

一般认为，我国古代文献中最早出现“人文”一词的是《易经》：“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彖辞》）意思是说，天生有男有女，男刚女柔，刚柔交错，这是天文，也即四时更替、天道自然；人类因此而有夫妇，有家庭，由家庭而国家，而天下，这是人文，也即社会人伦、人类文明。治国者既要观察天道自然的运行规律，又须用人文精神来教化天下。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因此，他强调“仁学”，要求人们“修德”、“讲学”、“徙义”、“改过”，学会“做人”、“爱人”，这是孔子对什么是人文的看法，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人文教化”的日常要求和经验总结。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早期古代希腊时期，人和自然是一个整体，科学是真正综合的。亚里士多德开始寻找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区分了理论、实践和创制三种科学，但他并没有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明确区分开来，而是仍然将自然哲学、数学和形而上学一起作为理论科学，将伦理学与政治哲学一起作为实践科学，将诗和修辞学归入以生产某物为目的的创制科学。后来所说的人文科学的某些观念，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作为通识教育内容，



目的是培养年轻人成为积极的公民。据说“人文学”(humanitas)概念最早由古罗马的西塞罗在《论演讲》中提出来的,作为培养雄辩家的教育内容,成为古典教育的基本纲领,并由圣奥古斯丁用在基督教教育课程中,围绕基督教教义学习语法、修辞、诗歌、历史、道德哲学。此后,人文学科便作为中世纪学院或研究院设置的学科之一。中世纪后期,一些学者开始脱离神学传统,研究和发掘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认为这种古典文化以人和自然为研究对象,是一种非神学的世俗文化,并用 humanitas(人文学)来称呼这种新学问。大约到16世纪,“人文学”一词有了更广泛的含义,指的是这样一种文化现象:针对上帝至上的宗教观念,主张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意义,重视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从事人文学研究的学者于是被称为人文主义者。直到19世纪时,西方学者才用“人文主义”一词来概括这一文化现象,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潮。人文主义思潮的主要内容成了英美学院和欧洲大陆大学预科基础教育的基本内容。随着近代实验科学的不断发展,人文学科逐渐明确了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成为独立的知识领域。按美国国会关于为人文学科设立国家资助基金的法案中的规定,“人文学科包括如下研究范畴:现代与古典语言、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考古学、法学、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理论、艺术实践以及具有人文主义内容和运用人文主义方法的其他社会科学。”^①欧盟一些主要研究资助机构对人文科学的范畴划分略有不同。欧洲科学基金会认为人文科学包括: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和艺术史、历史、科学哲学史、语言学、文学、东方与非洲研究、教育、传媒研究、音乐、哲学、心理学、宗教与神学;欧洲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则将艺术、历史、文学、语言学、哲学、宗教、人类学、当代史、传媒研究、心理学等归入人文科学范畴。这些差异反映了一种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相互交叉的趋势,所谓的学科分类也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更不是唯一的。

可见,从传统上看,人文学科是欧美大学学院或研究院设置的学科之一,属于教育学的基本科目类别;人文科学则是人文学科这一独立知识领域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人文学科”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760页。



的总称,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与社会及其活动,是人类自身的发展、价值和精神。探求人的奥秘,便形成人文科学,人文科学的存在与发展,与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相生相伴,须臾不能分离。

随着近代西方科学进步所带来的学科分化和社会变化,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从本来的整体综合逐渐出现分化与疏离,表现出明显的区别。自然科学以自然界的物质现象为研究对象,是关于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通过观察、实验的方法,揭示各种物质形态的结构和本质,认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并直接服务于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活动,其特点是可重复性、可复制性。人文科学则研究人与社会及其活动,主要探讨人类历史发展、人的意识、情感、精神活动,通常采用引证与诠释、直观与体验、演绎与推论、想象与联想,以及思想实验等以语言分析、逻辑抽象和精神官能为基础的方法,使用难以用实验科学方法加以验证的范畴概念,如现象、本质、价值、命运、自由意志等,揭示人自身的生存状态、活动形式及其价值与意义,突出认识和体验的独特性、偶然性和创造性,或者获得“具体的”个别和独特的认识内容与价值观念,或者形成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人的普遍经验和一般原则,其特点是不可重复性、不可复制性。

自古以来,人文科学就在各个方面推动着人类自身及其社会的发展。以哲学为例,中国古代哲学,无论是孔孟之道还是黄老之学,对人自身的德行养成和素质发展,对社会的政治影响和秩序稳定,都起着科学技术所不能替代的深刻作用,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西方哲学,无论是传统理论还是现代思想,都有力地推进了人们理解和把握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步伐,从不同角度打开了深入探索、理解自然世界和人类自身及其社会奥秘的通道,决定性地影响了欧洲自然科学世界观的道路和方法,奠定了自然科学实验观察和科学分析的理论基础。即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规则主导的当今世界,人们也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和运用着人文科学提供的思想、观念、价值、态度以及思维与生活方式,享受着人文科学所带来的实际成果。今天谁都不会否认,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哲学讨论,就没有涉及理论、经济、社会发展乃至人的生活态度各个方面的思想解放和观念转变,也就不会有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一定意义



上可以这样说,三十多年来,人文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起,一次次将关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到时代和大众面前,持续地引领着人们的社会想象和公共论题,塑造了整个改革开放时代的公众话语模式和心理结构。

可是我们看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人文学科在当今社会却受到明显的不同程度的误解、冷遇甚至排斥,人们越来越喜欢用直接可见的“有用”与“无用”作为衡量大学学科与专业之生存标准。对这种状况,我们无需怨天尤人。作为基础研究领域,人文学科具有自身的内在特征,诸如:它在根本目标上与直接的经济发展要求存在着正常的疏离,其研究一般需经历较长的过程,研究的结果也难以精确预见和预测,因而被挤到急切发展经济的当下社会的边缘,不在追求物质利益的人们的视野焦点之中,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它所面对的是人自身,人作为有思想的主体,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认识和改变着自身,这一过程是无止境的,因而,最初的人文学者及其理论所讨论的问题,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全部消失,许多问题仍然会被后人们反复讨论,却不能获得确定无疑的结论;它研究的虽然都是人自身,但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根据不同的观念和角度,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而得出不同的认识,不同时代对同一问题也可以得出不同的认识,甚至同一个人对自己研究的同一问题前后也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而这许多认识和观点,并不一定有统一的评价标准,不能用实验的方法予以验证,一般也难以获得普遍的认可和最终的答案;这本来正是人文科学具有永恒魅力的原因之一,可是却与人们通常那种追求解决实在问题、获取具体认知与效益的愿望,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会让人生出厌倦无聊的情绪。科学技术的价值表现是直接的,作用发挥是显性而当下可见的;人文科学与之不同,它的价值表现是间接的,作用发挥是隐性而缓慢延后的,人们往往容易看到科学技术直接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人们生活的改善,却忘记或忽视了推动这种变化的思想观念的深层次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关系的改革和调整的力量。从人文学科具有的诸如此类特征,我们也许可以找到理解人文学科当下遭际的一些理由。

理解这种遭际的现实,并不就是默认它的合理性,更不是让我们消极地抱怨与等待,而是要面对现实,通过自身的努力去逐渐改变这种现实。我认



为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从事人文学科教学和研究者自身,包括青年学者在内,要以一种人文精神去对待所从事的职业与事业,把握人文学科的特征,相信人文学科对社会和人生的意义,恰当看待学科的冷与热,尽可能摆脱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坚守人类自身不可离异的精神家园,以积极的态度延续与发展人文学科。

《人文学科青年学者文丛》的编辑出版,便是这种坚守和发展的一种承诺与措施,将为人文学科青年学者们提供发表研究成果、交流研究心得的可以信赖的阵地。本《文丛》将精心选编本校人文学科青年学者的研究著作,也包括其他学科青年学者属于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人文学部将对有志于该学科研究的青年学者们给予研究和出版的经费支持。十多年前,曾担任过香港首届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董建华先生以宏远的眼光,在原杭州大学设立内地高校第一个文史哲研究基金,扶持和培养了大批人文学科青年才俊,其中许多人已成为相应学科领域的知名专家。我们有理由对本《文丛》满怀同样的期待,愿与人文学科的青年朋友们共同耕耘这个阵地,一起分享收获的喜悦,与《文丛》相伴着成长。

庞学铨

2010年8月于西子湖畔浙大



序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光辉灿烂三部曲”的社群意识研究》是近年来并不多见的一部好书。

就观念史而言,“社群”和“共同体”同属一个范畴,虽然在具体涵义的覆盖范围上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核心意义是相同的,而且常常可以互换,在英语中尤其如此——都可以翻译成 community。社群也好,共同体也好,它们与其说是“场所”(places),不如说是“集体认同的实践/惯例”(practices of collective identification),“其变动不居的秩序大体界定了任何实际社会形态的文化”(Francis Mulhern 语)。在这一意义上,它们是同义的。

优秀的文学家对社群的想象,实际上是对现实中共同体的塑造。共同体的建构,与其说依赖启蒙运动提倡的那种理性设计,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实践和探索——艾略特(T. S. Eliot)和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都认为文化探索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意识或未知的体验,而未知的体验不可能有铁定的方案、计划和公式。“正因为如此,一个美好的共同体,一种鲜活的文化,都会促进人们在公共需求方面的意识,不仅会为此提供空间,而且会鼓励所有的人都为此努力。”(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玛格丽特·德拉布尔也是为此不懈努力的一位优秀文学家。

对德拉布尔的研究,离不开对社群/共同体语境建设的关注,而这一语境的建设至少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由于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缘故,19 世纪的欧洲人突然发现周围的世界/社区变得陌生了:社会转型犹如快速的漩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稳定,彼此之间聚散离合的速度令人目不暇接,更不用说信仰的迷失、社会向心力的消失,以及贫富两极分化所导致的“两个民族”(the two nations——Benjamin Disraeli 语)现象,也就是卡



莱尔所说的“纨绔子”和“劳作者”这“两大派别”(the two sects)之间的战争,或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战争”(class war)。反过来说,人类社会对共同体的需求已迫在眉睫。作为对这一需求的回应,欧洲各国相继涌现了一批探索并宣扬共同体观念的仁人志士。这些人中有英国的卡莱尔、狄更斯、罗斯金和莫里斯,有法国的杜尔凯姆,还有德国的韦伯和滕尼斯。他们从各自的角度,描绘出一幅幅理想的共同体图景,或者说共同营建了一个共同体语境,而这一语境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德拉布尔的小说,尤其是她的“光辉灿烂三部曲”,须要放在这一语境中考察,否则就很难捕捉它们的中心意义。

德拉布尔是当代英国文坛最具影响力和最多产的女作家之一,并因卓越的文学成就先后获得英国女王授予的 CBE 勋章和 DBE 勋章。自 20 世纪 60 年代德拉布尔开始文学创作以来,她的作品一直是国外英语文学研究的热点。我国对德拉布尔的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深度上都极为有限。“光辉灿烂三部曲”是德拉布尔最成熟最重要的小说创作,国内却至今无人对其做出任何全面而系统的研究。而且,在孙艳萍的这部著作之前,我国的研究几乎都局限于对小说做单纯的文本细节解读,鲜有与国外研究成果开展对话,更无人能从社群/共同体意识的角度来从事研究。即便在国外,也一直不见有人重视德拉布尔的社群/共同体意识,尽管半个世纪以来,国外德拉布尔研究的内容和形式都非常丰富,包含综合性辞典、评论集、专著、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和访谈,等等。也就是说,“社群意识”这一关键词在现有德拉布尔研究中的缺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总之,国内外至今都没有任何完整成型的学术成果指明德拉布尔积极参与了当代英国社群文化的建构。这无疑是一个严重的缺憾。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光辉灿烂三部曲”的社群意识研究》一书正好瞄准了上述缺陷。通过与当前德拉布尔研究的两大领域(即女性主义解读和道德伦理解读)展开对话,作者孙艳萍指出了德拉布尔的社群意识在过往研究中所受到的忽视和曲解。她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如下观点:女性主义解读和道德伦理解读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若把社群意识研究作为沟通两者的契机,不仅能兼收并蓄已有的研究成果,而且能有效地解决研究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疑虑。本书的另一个核心观点也值得肯定:“社群意识”独特的



历史构成、丰富的理论内涵和现实的社会意蕴是全面理解德拉布尔的创作意图、作品精髓和道德情怀的金钥匙。

本书的研究策略也值得称道。“社群”是当今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门学科的研究热点，却极少在文学文本研究中受到直接而重点的讨论。本书借助上述学术领域的研究成果来探讨文学作品，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同时，通过整理关键词“社群”在当代社会学和英国文化理论研究中的含义，追溯社群意识在希伯来圣经、西方哲学传统以及英国文化和文学进程中的演变和发展，作者论证了社群意识的渊源和历史文化价值，并指明德拉布尔的小说创作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超越。在学术研究领域，学科的建立和划分总是处在嬗变之中，其间跨学科的研究导致新兴的学科在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应运而生，这无疑是人类文化的进步。本书从选题到论证，都充分体现了跨学科的研究意识，这也是本书具有原创性的基本原因之一。

1994年秋天，孙艳萍作为杭州外国语学校的保送生进入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外语学院念书，从此我们结下了师生之缘，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看到她正在成为一名出色的学者，我打心眼里为她高兴。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达六年的刻苦钻研和一年多的修改，她的这部专著终于可以面世了。我衷心地祝福她在学术道路上越走越远。相信这部力作能够推进国内的德拉布尔研究以及共同体观念史的研究，同时与国外德拉布尔研究形成学术对话。

是为序。

殷企平

2014年6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西方社群意识的传统和当代语境	12
第一节 何为“社群”？为何“社群”？	12
一、何为“社群”？	12
二、为何“社群”？	16
第二节 “希伯来圣经”中的社群意识	18
一、从“希伯来圣经”说起	18
二、正典语境中的社群经验	21
第三节 西方哲学传统中的社群意识	25
一、古希腊时期的社群观	26
二、中世纪神学中的社群观	29
三、黑格尔的社群观	30
四、上升为社群主义的社群观	34
第四节 英国文学和文化中的社群意识	38
一、群体的宗教叙述，共同的生命诉求——《坎特伯雷故事》	38
二、英国文学的乌托邦情结	43
三、英国文化理论中的社群意识	48
小结	55
第二章 “光辉灿烂三部曲”中社群意识的式微	56
第一节 光辉灿烂的道路何在？	58



一、人际关系疏离	59
二、道德失序	64
第二节 自然的好奇心还有吗?	70
一、娱乐的世界	72
二、模拟的世界	74
三、失却的好奇心	78
第三节 兽角门? 象牙门?	81
一、信仰缺失	82
二、碎片意识	86
三、终极意义的不确定	89
小结	93
第三章 “光辉灿烂三部曲”中社群意识的建构	95
第一节 社群意识观照下的自我身份认同	97
一、是性别对抗还是社群认同?	98
二、完整的自我意识	102
三、平等的他者意识	105
四、辩证的动态意识	108
第二节 血缘社群的建构——家	111
一、女性知识分子的母爱情结	112
二、从生命历史探求社群存在	116
第三节 民族社群文化的建构	122
一、英国文学与民族认同	122
二、追随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	125
三、重新梳理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	127
小结	131
第四章 “光辉灿烂三部曲”中社群道德的主旨	133
第一节 社群的纽带——爱	135



一、自爱	135
二、亲情	138
三、友情	140
四、神爱	145
第二节 崇敬历史,直面现实	148
一、崇敬历史	149
二、曾经美丽的乡村	151
三、编年史家的重任	157
小结	161
结 论	162
参考文献	168
索 引	184
致 谢	196



绪论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 1939—)是当代英国文坛极具影响力和多产的女作家,^①“一位世界级人物”,作品“被翻译成十六国文字”,^②并因卓越的文学成就先后获得英国女王授予的 CBE 勋章和 DBE 勋章。^③从创作初期至今,德拉布尔一直是国外英语文学研究的热点,而且研究和评论的内容和形式都非常丰富,包含综合性辞典、评论集、专著、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和访谈等。然而,历时半个世纪,却一直不见有人重视德拉布尔在塑造英国社群文化方面的作用。

① 德拉布尔于 1963 年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夏日鸟笼》(*A Summer Bird-Cage*),一举成名。1967 年,她的第四部小说《金色的耶路撒冷》(*Jerusalem the Golden*)问世,荣膺英国历史最悠久的文学奖——布莱克纪念奖(The James Tait Black Memorial Prize)。1973 年,德拉布尔获得美国文艺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设立的爱·摩·福斯特奖(E. M. Forster Award)。德拉布尔一直笔耕不辍,硕果累累,迄今已发表了十七部长篇小说,出版了《阿诺德·贝内特传》(*Arnold Bennett: A Biography*, 1974)和《安格斯·威尔逊传》(*Angus Wilson: A Biography*, 1996)两部人物传记,主编了华兹华斯、哈代、伍尔夫等大师的文集,发表过大量文学评论。“光辉灿烂三部曲”(*The Radiant Trilogy*)是德拉布尔创作的第十、十一、十二部小说,包括《光辉灿烂的道路》(*The Radiant Way*, 1987)、《一种自然的好奇心》(*A Natural Curiosity*, 1989)和《象牙门》(*The Gates of Ivory*, 1991)。2006 年,德拉布尔获剑桥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Honorary Doctorate in Letters)。2011 年底,《一位微笑的女士生活中的一天:短篇小说全集》(*A Day in the Life of a Smiling Woman: Complete Short Stories*)出版,以纪念德拉布尔五十年来卓越的文学成就。

② Valerie Grosvenor Myer, *Margaret Drabble: A Reader's Guide* (London: Vision Pres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p. 13. 本书中引用的所有外文文献,若无特殊说明,均由笔者翻译。

③ 德拉布尔于 1980 年获得英国女王颁发的司令勋章(CBE),全称为 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2008 年,她又晋级获得爵级司令勋章(DBE),全称为 Dame 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大英帝国勋章(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于 1917 年 6 月 4 日由英王乔治五世创立,是英国授勋及嘉奖制度中的一种骑士勋章,共设五种级别,分别为:爵级大十字勋章(Knight/Dame Grand Cross, 男女皆简称 GBE)、爵级司令勋章(Knight/Dame Commander, 男性简称 KBE, 女性简称 DBE)、司令勋章(Commander, 简称 CBE)、官佐勋章(Officer, 简称 OBE)和员佐勋章(Member, 简称 MBE)。在这五个等级中,获得最上两等的授勋英国或英联邦王国公民就算取得了骑士爵位,可以在他们的名称前加上“爵士/女爵士”(Sir/Dame)头衔。参见“360 百科——大英帝国勋章”(http://baike.so.com/doc/5403936.html)。



国外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德拉布尔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创作的小说带有浓烈的“私人小说”的色彩，主要考察当代知识女性的经历和经验，致力于对女性理想生活道路的探寻；德拉布尔于 80 年代后期以来创作的小说则拓展了个人生活经验，融入广阔的社会历史时空，聚焦英国的社会时弊和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所显示的社会批判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地方性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延续。^①笔者发现，在现有的德拉布尔研究中，“社群意识”研究的缺席是不争的事实。目前国内外都没有学术成果指明德拉布尔积极参与了当代英国社群文化的建构，她的小说阐释了现实可行的社群道德。而这正是本书旨在具体探讨的中心命题。

其实，早在 1975 年德拉布尔就明确表达了社群的重要性：

我们不能摆脱我们的过去，我们也从来不能摆脱他人的要求，……我们都是漫长的传统(a long inheritance)的一部分，人类社群(a human community)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承担我们恰当的角色。^②

遗憾的是，评论界在引用或评述上面这段话时，都只注重讨论德拉布尔究竟是不是一个女权主义作家，而没有把她对社群的重视置入研究视野。

评论界的忽视恐怕与德拉布尔的创作偏好有关，因为她总是在小说中致力于塑造各种女性形象。在德拉布尔创作的十七部小说中，只有《冰封岁月》(*The Ice Age*, 1977)的主人公是男性，其余的清一色由一个或多个女性担当主人公，而且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总是不如女性形象具体而丰满。

谈到德拉布尔塑造的女性形象，不少有影响的学者往往首推她的女权

① 综合参见 Malcolm Bradbury,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93); Steven Connor, *The English Novel in History 1950—1995* (London: Routledge, 1996); Glenda Leeming, *Margaret Drabble* (Northcote: British Council, 2006); Abby H. P. Werlock ed., *British Women Writing Fiction* (Tuscaloosa: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0); Joan S. Korenman, “The ‘Liberation’ of Margaret Drabble,” in *Critique*, Vol. 21, No. 3 (1980), pp. 61-72.

② Margaret Drabble, “The Author Comments,” in *Dutch Quarterly Review of Anglo-American Letters*, No. 5 (1975), p. 36.



思想。在凯斯特-谢尔顿(Pamela Kester-Shelton)主编的《女权主义作家》(*Feminist Writers*, 1996)一书中,德拉布尔被描述为最早对20世纪60年代的女权运动作出反应的新一代女性小说家之一。^①莉碧(Marion Vlastos Libby)的评价如出一辙:

因为主角总是女性,而且她生活的社会总是被精确地描绘成等级森严的父权统治,所以个体自我决定的能力问题不可避免地
与女权主义观点联系在一起。^②

由于细腻地刻画了现代知识女性处于孩子与事业之间两难的境况,德拉布尔还获得了“母爱小说家”(the novelist of maternity)的称号。^③

然而,作家本人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刻意与女权主义保持距离。德拉布尔多次公开表示自己“对女权运动没有兴趣”^④,作品没有与女权运动相适应的地方。^⑤由此,也导致了女权主义研究者对德拉布尔的诟病。激进的女权主义评论家们逐渐对德拉布尔感到失望。埃伦·罗斯(Ellen Cronan Rose)认为德拉布尔的小说人物的女性意识“模棱两可”,因而企望德拉布尔能承认和赞赏小说中表达的女权思想,并鼓励德拉布尔不要约束自己的女权意识的发展。^⑥福克斯-吉诺维斯(Elizabeth Fox-Genovese)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角度出发,批评德拉布尔的价值观含糊不清。^⑦

当然,也有学者为德拉布尔辩护,针锋相对地批评女权主义评论家们没

① 参见 Pamela Kester-Shelton ed., *Feminist Writers* (Detroit: St. James Press, 1996).

② Marion Vlastos Libby, "Fate and Feminism in the Novels of Margaret Drabble,"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Vol. 16, No. 2 (Spring, 1975), p. 176.

③ Elaine Showalter,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ë to Less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p. 305.

④ Barbara Milton, "Margaret Drabble: The Art of Fiction LXX," an interview, in *Paris Review*, Vol. 20 (Fall-Winter, 1978), p. 53.

⑤ 转引自 Martin Seymour Smith, *The Macmillan Guide to Modern World literature*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5), p. 313.

⑥ 参见 Ellen Cronan Rose, *The Novels of Margaret Drabble: Equivocal Figures* (London: Basingstoke: Macmillan; Totowa, New Jersey: Barnes & Noble Books, 1980).

⑦ 参见 Elizabeth Fox-Genovese, "The Ambiguities of Female Identity: A Reading of the Novels of Margaret Drabble," in *Partisan Review*, Vol. 46, No. 2 (1979), pp. 234-248.